

曾应枫 著

与孩子一同成长

——一个单亲妈妈的手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和儿子在共同努力

因为学会努力 学会生活

学会做人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妈妈内参



目录

一、广州不兴流泪

回来吧，孩子	2
打针最勇敢	9
有“良”足够了	13
洒向孩子都是爱	18
爱是永远不变的	25

二、点击大观园

我和孩子排排坐	36
动感学画	41
逛一逛博物馆	46
赢了电脑高手	50
三学游泳	58



三、吹起小喇叭

班上最小的学生	66
特别关注	71
相处反斗星	74
摔倒算什么	80
妈妈，我不要接送	86
枫树的故事	94

四、天马流星拳

儿子有了新书柜	102
童真才可爱	106
学跟着玩转	111
电话礼貌	114

一不留神画拿奖	119
在挫折中奋起	125

五、乐也融融

对话乐	134
母子互学	142
送我一只唐老鸭	145
初次游香港	151
华表哥有礼	156
周日到田园	160

六、倒着写的童话

如果再当一回孩子	170
挺起你的胸膛	172
咳唷嘿，顶硬上	175
为孩子做点什么	179

七、谁是高手

相信你，儿子	184
初试勤工俭学	194
准超级球迷	199
金庸门徒	207
电视我与他	209



八、大朋友与小·朋友

儿子给我下逐客令	218
母子关系测试	223

先从家务事干起	230
学会彼此关心	237
妈妈不是掌门人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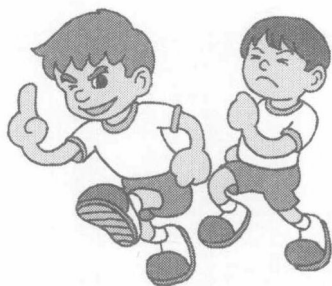
九、全方位跃动

保送竟使他失落	248
微笑多一些	253
电脑先生	259
高三还上网	265

十、生命如风

好日子也是忙日子	274
志愿怎么填	277
关键时和孩子分担	284
太阳是你的	289

跋 一切缘于爱	296
---------	-----



— 广州不兴流泪





回来吧，孩子

多少年过去，我仍然忘不了那一个情景，一声巨响，涌起一团烟云，伴随着我长大成人的小楼——我在海南岛当知青时曾经无数遍地思念无数遍梦想过的那一百多平方居室轰然倒下，我一下子闭上了眼睛。

三岁半的儿子德德惊讶地眨着眼睛，指着那蘑菇状的烟云不停地扯着我的衣角问：“妈妈，公公、婆婆家天台上那些好多好多的葡萄去哪了？”

我们广州的孩子喜欢称呼外公、外婆为公公、婆婆，德德从一岁起，我就经常带他回到我父母家的大天台玩，父亲在那里培植了一个葡萄园，也成了德德每次回来的乐园。一到葡萄的收获季节，我和德德上天台的葡萄园摘葡萄去。德德每每看到那一串一串往下吊的紫色葡萄，就高兴地蹦来蹦去，跺着脚不停地嚷：“妈妈，这里有好多葡萄，那里也有很多葡萄呀。”不到一小时，我们摘了一大盆葡萄下来，洗净，吃不完，还带回去，分给爷爷奶奶吃。

这一切已成过去，如今，我无以面对年幼的儿子，无法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把我离婚的状况和家中的变化向他解释。我母亲过来，牵着德德的小手，我父亲背



着一个很大的行李包，声若铜钟般地对我和德德道：“走，咱们回家，到一个新置的家。”

我黯然，这老房子怎么早不拆晚不拆，偏偏在我和儿子要搬回家时拆呀。眼泪在眼眶里转了转，终于强忍回去。因为有父亲那句铮铮作响的话，有母亲那双温暖的手，我离婚后又有一个温暖的家，我和儿子又可以在那栖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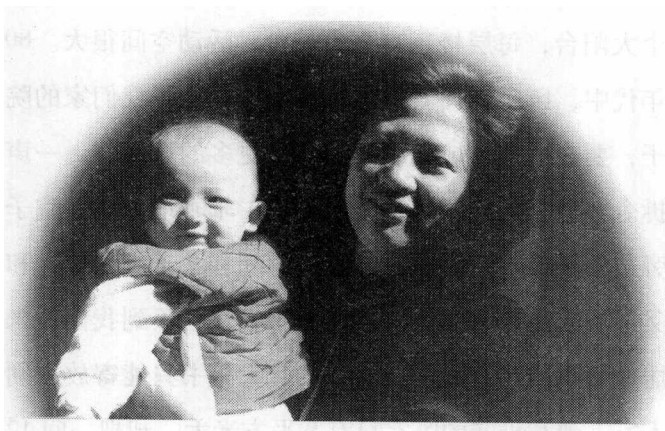
我们原来住在珠江边的一幢三层小楼房里，院子里有四幢楼房，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省委书记陶铸同志批示为文艺界的专家和归国华侨建造的。才20多年的房龄，竟让这些房屋显出一派衰败的模样，就连大汽车走过，房子的窗台也会吓得一抖。但这里的环境却是一流，沿江而立，宽大的院子，每户都有三个大阳台，每层楼还有个大大天台，活动空间很大。80年代中，区房管局看中了这环境，征用了我们家的院子，要在这盖一幢九层高楼，供更多的人居住。一声拆令，老实的前辈住户二话没说，乖乖地龟缩在院子旁边的一幢临建房。我却在这时间和儿子搬回来，和父母一起住在临建房。那房子小且热，不到我们原来居住面积的二分之一，父亲的几大柜书只能寄放在别人家，他和母亲的卧室只有9平方米大，却把一间12平方米大的房子让给刚刚归家的我和德德。



“将就住吧，一年半以后我们又可以住进大屋子了。”父亲天性乐观，爽朗地对我们一笑。

爸爸、妈妈，委屈你们了，我心里道出一句，鼻子又是一酸。协议离婚的日子，我动不动就流泪，巨大的忧郁快把我击垮。我像逃难一样地走出婚姻的围城，回到爸爸妈妈的家，还带着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你的家，安心住下，我和你妈身体还好，我们还能帮你忙呢。”爸爸一句话，又把我的眼泪引下。爸爸当时已经 67 岁，还要上班，担负繁忙的写作与工作，每天骑着一部旧的自行车跑上跑下，忙里忙外，回到家里，他还抢着帮妈妈干家务，工作家务一肩挑，操心着呢。妈妈也过 60 岁了，身体



孩子，有妈妈在，你不会受委屈的。



不太好，退休在家，本来可以过些舒心的日子，可我和孩子一回来，家务的担子就加重许多了……我擦着眼泪，把眼睛抛向远方，这里看不到江了。

德德拉着我的手晃了晃，仰起头，奶声奶气地问：“妈，你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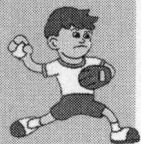
我抱起德德，亲吻着他嫩滑的脸蛋，声音有点哽咽：“德德，从今起，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和公公、婆婆一起生活了。”

德德的眼睛滴溜溜地张望，他大概想问个为什么吧，为什么我们原来的大房子不住，要搬到这里住？为什么这里的房子这么小？为什么他的玩具没地方放？一定有很多很多为什么在他的小脑袋跳跃着。可是，孩子看见我的眼睛噙着泪，没有把一连串的为什么抛向我，只是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依在我的怀里。

“孩子，有妈妈在，你不会受委屈的。”我轻轻地亲抚着德德的脸蛋。

“妈，妈……”德德还不大明白自己的身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幼小的心灵一定感觉到，妈妈带着他来到这里，肯定有很多说不出的难处，要不，妈妈的眼睛为什么会含着泪？德德不愿意看到妈妈哭着脸，他看惯了妈妈的笑脸。

德德拱到我的怀抱，亲着我的脸颊，一声一声地



在我耳边叫唤着，渐渐地睡着了。

我轻轻地挪开德德的小手，瞧着睡得香甜的德德，看着看着，心头就涌上一股甜酸苦辣。德德的眼睛不太大，有点圆，滴溜溜的，眼睫毛很长，初见生人有点怕羞，怯生生地看人时，害羞里有着好奇和渴知；他高兴时，眸子会露出雀跃的热烈的光辉，很惹人喜欢；他病痛时，眼神充满了茫然和无助，看得人心疼，如今德德正处在最幸福的童年，我却要他重新熟悉一个新环境……

母亲悄悄进房，见我注视着孩子默默流泪，说：“你瘦多了，你也得注意身子，想开些，离了婚，天塌不下来，孩子肯定能长大。想一想，我们一个个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我才3岁，爸就不在了，我12岁跟着儿童教养院在粤北东躲西走，才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活过来。我那时哪里想到后来会当上校长呢。我很感谢母亲，如果当年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她，我肯定会在乡下饿死呢。再说你爸爸，十几岁离开家当学徒，当店员，边谋生边学习。他小学没有毕业，中学也没有读完，竟敢报考大学，还接触革命新思想，参加了革命，才有今天的一切。我们那年代的人都是从艰难走过来，从小就经历家庭破碎，战争灾难，吃了很多苦，一步一步地走向今天的幸福。”



我擦着眼泪。我清楚，父母都是出生于广州市的大户人家，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把他们的家都毁了。父亲永远记得这那血色的一天，1938年4月10日，日本侵略军空袭广州，在西关宝华路、多宝路一带落下了30多颗炸弹，其中一枚50磅的燃烧弹落在宝华路的大利车衣厂，当场燃起熊熊烈火，该厂3座楼房倒塌殆尽，我的祖母正在大利车衣厂做工，与数百人葬身火海。父亲在废墟中挖掘三天，仍无法在数百具烧焦的尸体辨别出他母亲。后来，父亲和他姐姐、弟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走上革命的道路。

艰苦的战争环境造就了父亲和母亲的坚强性格，培养了他们的独立能力。在香港当教师的父亲和母亲结婚一年，悄悄地告别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孩儿，跑到游击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支队。1949年10月，他随着解放大军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广州城。一年后，母亲也放弃了在香港的教师职业，携带着年幼的孩子回到广州参加教师队伍。两年后，母亲在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下了我……

“妈，我做人太失败，我辜负了你们……”从我的婚姻失败对照起父母的和美婚姻，我心里羞愧万分。

“别想那么多了。如今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我和你妈

妈全力支持你，还想那么多干吗？”父亲一进房，铜钟般的说话声响彻房间，回荡在我心中。

我含着泪，在父母眼中，我永远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天真的女孩子，他们只怕我受到委屈。

听着从隔壁房间传来的爸爸的鼻鼾声，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想哭，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哭我的失败，哭我的懦弱，哭我的幼稚。可是另一种声音在告诉我，你不必再流泪，在亲人面前不要流，在背地里也不要流，你既然愿意从头来过，诚诚恳恳地再活一次，那么，你必须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想一想，世界上还有多少女人经历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伤痛？她们不也是走过来了！不少单身妈妈还成为成功女士！我的处境比许多单身妈妈要好，因为我还有健康的双亲在深爱着我和儿子呀。

眼泪仍然不由自主地淌下来，我擦掉又淌下。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爸爸妈妈，请你们放心，即使日子苦得飞沙走石，我也决不会从母亲的岗位上逃离。

我悄悄起身，到阳台上透透气，向远望，珠江两岸的灯火一闪一烁，像也有话对我诉说……

儿子在睡梦中喃喃地翻过身子，踢开被子，我用毛巾给孩子擦着汗，心里说，德德呀，这新的家，小的房，我们搬回来了，一起适应吧！我相信，我和孩





子的生命充满强大的张力，我们家的人都不甘于平庸、妥协，迁徙和失败算不了什么，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妈妈，也一定会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收成。

打针最勇敢

德德又病了，发着高烧。他咳嗽了一天，吃了一些抗菌素的药，还是禁不住凶猛病毒，由上呼吸道发炎发展到下呼吸道发炎，从支气管炎到肺炎。孩子的高烧不退，咳嗽越发厉害，睡觉时极不安宁。我一刻也不敢合眼，听到从他胸口发出的呼呼的罗音，我知道孩子的病情又加重，连夜带孩子到医院看急诊。

可惜广州很少看到星星，更少看见月亮，生活远没有文学的诗情画意，只有感觉一种致命的伤痛。阴风冷雨中，我独自抱着孩子赶到医院急诊室，医生一检查，德德不但是肺炎，而且还长水痘，病毒与细菌一起向他夹攻。医生要我马上给孩子办理住院手续。

又要住院，这是德德一个月内的第二次住院，今年以来的第六次住院。天啊，孩子的身体是怎样啦？他才3岁半呀！我的心痛得抽搐。

护士将针一次次扎进德德细小的血管，德德疼得

哇哇大哭，我使劲按住孩子，护士将针管扎偏了，哟，孩子的头皮肿了一个大包，护士只好拔出针头，重新在德德细嫩的头皮上再扎一针。德德疼得抽搐起来，鲜红的血沿着针头而下，我的心口如被火炙了般痛，眼泪也簌簌而下。

不，不能流泪！我又一次将眼泪抹去，不能在孩子面前流泪，在这孩子有病的严峻时刻，我只有坚强，因为我要独自面对年幼的儿子，生活需要我坚强。

“儿子，勇敢点，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妈妈爱你，爱你……”我对着孩子不停地呼唤，给他打气。

针头已经扎在德德的血管里，药剂开始滴向他的静脉。德德停止了哭泣，紧抓着我的手，晶亮的眼睛对我闪动一下，轻声地喊着“妈妈，妈妈——。”

我抹去儿子的泪珠和汗珠，轻声道：“儿子，你是好样的，真是好样的，你看，旁边的孩子比你大，他们哭得比你大声，你比他们坚强。德德，你真行。”

儿子眨了眨眼睛，又合上眼睡过去。他从小就得经常忍受大人都害怕的打针吃药的痛苦，我心疼呀。我轻揉着孩子的小屁股，上面已经长出两个小硬块，都是打青霉素弄成的，打青霉素成了他最近的功课。一天打两次青霉素，一个疗程七八天，别说是小孩子，连大人都怕。有时，德德早上醒来，说的第一句就是：





“妈妈，不要带我打

PG。”连孩子也

知道青霉素

称为PG，

因为他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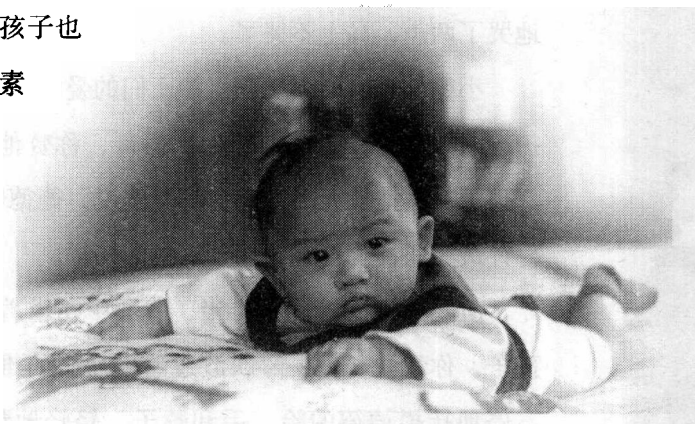
是听医

务人员

对他

说：要

打PG。



打针最勇敢

可我只能哄他：“今天不去打针，妈带你上街。”德德高兴地随我上路，快到医院，他还在我耳边叨咕着：“妈，不去打针。”可我已经走到红十字会医院的儿科，远远听见病儿号啕哭声，他自知不好，将整个身子俯在我身上，紧紧地搂住我不放。

我含泪安慰着他，“不疼的，不要怕。”

可连护士也说青霉素的针是最疼的。针打多了，医院的儿科护士都认识德德，德德也会喊张阿姨李阿姨了。护士们一见德德来就露出笑脸，边夸德德乖，边利索地把针扎进他的小屁股上。德德自知又逃不过挨针了，把我搂得更紧，小脸蛋涨得通红的，双腿瞪得直直。德德疼得忍不住哭起来。我爱抚着他：



要他勇敢一点。果然，针头一抽出来，德德哼哼地哭了两声，马上不哭了。

小德德勇敢的表现赢得护士们的爱戴，他一到来，护士阿姨就在众人面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勇敢的好孩子。其他病儿的妈妈也都夸奖说，德德年龄最小，打针最勇敢，要打针的孩子以他为榜样。

但愿这样的榜样不再当，我心中祈求着，我的好孩子，你快快长大，尽快渡过这生命中的难关吧。我不停地抚摸德德的脸、手和脖子，轻轻地帮他按摩，让他知道，妈妈一直陪伴他身边，让他增长信心。我还告诉儿子，你不用怕。医生说，孩子在1到5岁之间是最多病的，这是人生的第一关，熬过后就好了。我热切地希望能给儿子以力量。我要努力和儿子一起加油，我们母子一定要闯过这一难关。

夜已深，护士巡房，看见我们的病房亮着灯，我们母子俩在一张病床睡了，便熄了灯关上门。

听着护士的脚步声远去，我悄悄爬起来，我的电大毕业论文还没写完，得抓紧。有一个前苏联的影片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写的是一个单身女人的自强不息奋斗史，我一直印记在心，稍微改了一下，对自己说“广州人不兴流泪”，以激励自己。